

集部

堯峯文鈔卷二十六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序三 共十首

詩說序

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恒各守其師說異同離合紛若聚訟而莫能彚於一蓋無甚於詩與春秋顧春秋主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簡策之間則三傳之得失猶易辨也詩獨主志所為主文譎諫與言之無罪聞

之足戒者其詞則隐其旨則微有美有刺有似美矣而實刺往往從百世之下涵泳抽繹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至於諸家之説如一關雎也或以為稱后妃之德或以為刺康后之晏起一芣苢也或以為婦人樂有子或以為傷夫有惡疾一黍離也或以為閔宗周或又以為衛公子壽閔其兄伋羣言冗脞大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者欲以廣學者之見聞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

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雖存亦亡今令甲所示學宮所肄者朱氏一家止耳原其初非不合於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尋章摘句保殘守陋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吾門惠子元龍好為淹博之學其於諸經也潛思泛覽者有年怳若有悟間出已意為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據非如專門之家守其師說而不變者也其詩說先成寤疑辨惑多所發明雖未知於孔子删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蕪達而不

詭亦可謂毛鄭之功臣紫陽氏之諍子矣予固晚而有志經學顧年及昏耄見聞遺忘輙撫卷歎息以為當讓斯人出一頭地也故樂得而序之

唐詩正序

詩風雅之有正變也葢自毛鄭之學始成周之初雖以途歌巷謠而皆得列於正幽厲以還舉凡諸侯夫人公卿大夫閔世病俗之所為而莫不以變名之正變之云以其時非以其人也故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

嘽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詩固樂之權輿也觀乎詩之正變而其時之廢興治亂汚隆得喪之數可得而鑒也史家所志五行恒取其變之甚者以為詩妖詩孽言之不從之徵故聖人必用温柔敦厚為教豈苟然哉吾嘗由是說以讀唐詩有唐三百年間能者相繼貞觀永徽諸詩正之始也然而琱刻組繢殆不免陳隋之遺焉開元天寶諸詩正之盛也然而李杜兩

家竝起角立或出於豪俊不羈或趨於沈著感憤正矣有變者存降而大歴以訖元和貞元之際典型具在猶不失承平故風庶幾乎變而不失正者與自是之後其辭漸繁其聲漸細而唐遂陵夷以底於亡説者益比諸鄶曹無譏焉凡此皆時為之也當其盛也人主勵精於上宰臣百執趨事盡言於下政清刑簡人氣和平故其發之於詩率皆冲融而爾雅讀者以為正作者不自知其正也及其既衰在朝則朋黨之相訐在埜則戎馬之

交訌政煩刑苛人氣愁苦故其所發又皆哀思促節爲多最下則浮且靡矣中間雖有賢者亦嘗博大其學掀決其氣以求篇什之昌而訖不能驟復乎古讀者以爲變作者亦不自知其變也是故正變之所形國家之治亂繫焉人才之消長風俗之汚隆繫焉後之言詩者顧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夸尚夫豈足與語此吾友俞子無殊偕吾宗人周士晉賢用善詩鳴吳下其於唐也含英咀華窮撈遐覽殆不知其幾矣既又差擇其尤者

得若干卷統名曰正然則變者固在所不録與三君子曰非也正者吾取之變不失正者吾又取之其他不足以感人心端世教則皆吾所畧也釐其人矣復審其音審其音矣復區其時期不失古風雅之旨而已予於是聞而善之三君子雖不得生周之世及見太師采風與夫仲尼所以存三百篇之故然而毛鄭正變之學猶可藉是選以不亡則三君子力也

代陜西通志序

康熙四年予奉簡書經行秦中輶車西指幾徧雍梁二州之境其間名山巨河鳥道雲棧沙渦盤隥深峻窅眇可喜可愕之地無不周歷至於數千百年已來故宮廢壘與夫荒陵壞寢殘碑斷碣金石之遺文有足備稽覈助鑒戒者亦無不覽觀因是竊念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所云諏詢謀度者使臣之事也舉予騏駱所至耳目所見聞悉當攟摭記注以自寓其每懷靡及之義而予才識弇陋未有成書殆不能無遺憾也及使竣東還得觀

巡撫賈公所輯陜西通志苞古酌今分條晰類該贍周詳有典有要其裨益於秦人甚多於是作而歎曰此書成而予諏詢謀度之懷庶可藉以少慰矣顧公之建節三秦也幅員之廣幾半天下機務旁午日不暇給公既綏集其民人而𦍒薅櫛理之而又能窮搜遠采悉境内之山川土風文物典章之屬一一臚列以為此書自非具周密之識雄偉博大非常之才可以四達而不窮者其何由成此哉抑公嘗鎮撫我中州矣其措置方畧各率

與秦中無異前所成河南通志予嘗受之卒業亦猶今日之讀此書也自古論天下形勢者皆曰關中為首洛陽為腹成王之造周也必使鎬京與新邑洛竝重降而訖於東漢隋唐之時亦必東西建都屹然如一葢天下根本要害之區莫有過焉者惟公能宣布

國家之威德周浹旁魄於兩重地之間其為

天子所倚毗與四方所觀瞻固非一日矣此書告成葢以見公之才識旁暢四達如此也予家中州習公方畧

有素顧又以使命至秦辱與公周旋數年之中而兩讀公所成不朽之書抑何其厚幸與遂為之序

代青陽館規序

古之仕宦者自比長閭師而上其涖官行政皆不出乎鄉一鄉之中吉凶有無相賙恤歲時伏臘禜酺飲射相周旋是何風俗之美也蓋其為之君者有八刑三物之法以治其衆降而公卿以下有大小宗之法以序其子孫故能整齊而聯屬之凡所云敦族睦婣救災恤患者

莫不纖悉備舉士大夫生其時進而登於朝其比肩者皆吾親故也退而休於家與游於黨庠術序其相見往來者非吾親故又皆吾子弟也居者有禮讓之教愛敬之心行者無覊栖旅食輕去其鄉之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不信然與逮先王之法不行而貴自仕宦下訖商旅不能不散而他之而京師為四方都會往往交轂結衽鱗次而麕集雖其同邑共井之人親故子弟相距數千里之外者恒遇之於京師則所以整

齊聮屬之者尤不可以無其道也於是一方之士大夫規地作館而寓敦睦救恤諸遺法於其中葢隐然以先王之治一鄉者行之豈非善復古者哉前明萬歷中吾鄉嘗置會館一區又鏤館規三十則於版比年以來傾圮廢墜日以益甚同邑孫君茂先懼無以整齊聮屬其鄉人也趨告予曰盍亟圖之予諾其請遂捐奉金若干以倡而孫君復身董其役不期月門屏堂宇悉還舊觀又增葺館規次第告成夫吾青陽之在江表也僻處一

隅其俗素號愿樸類能以敦睦相教誡可謂美矣使一旦來游京師又皆循是規而守之至於吉凶有無歲時往還一本乎古之愛敬禮讓而未始有覊旅之歎雖不能不出其鄉猶為不失先王之遺意也予故樂得而序之

代洪氏族譜序

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昔者先王之以親睦教天下也畫其田而井之設鄉大夫黨正族師

比長以誠諭之顧又聯之以姓立為宗法使之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冠昏則告喪葬則赴歲時燕饗相率登宗子之廟而揖讓進退其間此王道所以隆也後之儒者以為大宗既不可復矣不得已而思復小宗以存王道於什一夫俗之不古若也葢已久矣親親之誼薄而歡欣愛敬之心微彼其視族之人也誠無以別於行路也雖其近在五世之內者既死猶相為服然特劫於令甲而行之耳非有惻怛悽愴出於誠然者也即幸而存小

宗之說虛名焉耳已文具焉耳已求諸先王親睦之教豈有當哉然則宗法其窮乎當夫法之始立也舉凡氏姓之本末子孫羣從之親疏遞遡枝分派別固不必系之以圖誌之以牒未有不瞭然者也自大宗小宗亡而世譜興焉學士大夫之為譜也所以維宗法之窮也吾先世自唐時始居曲阿一遷婺之官阬再遷休寧之黄石宋南渡後又遷洪原而族始益熾訖於今日散徙者不可勝計然猶莫盛於徽寧兩郡之間其昭穆蓋可考也

予願集吾族告之曰凡父兄子弟之處於此者其遂忍視族之人若行路邪抑猶不忍也自今而往儻能守親睦之遺意而無廢先王之教則宗法雖不可復而洪氏之族庶幾猶為近古矣乎於是方修家譜既成予序其後如此

休寧張氏世譜序

張之先見於詩若爾雅者曰仲見於春秋傳及短長書者曰老曰趯曰骼曰孟談曰儀之屬稍盛入漢則留侯

良者其功名益大顯相傳休寧張氏即良後也予考吴郡諸張史俱不載其為良裔而休寧舊譜則然譜圖自良至六世孫千秋皆與漢書功臣表合獨言千秋次孫讚南渡居蘇州吴江縣九里橋讚長子居蘇為華亭縣尹則予竊疑之計讚之渡江當在東漢之初是時吴屬會稽郡有吴縣而無吴江有婁縣而無華亭且縣官亦不稱尹安得如譜云云乎又漢順帝始分會稽為吴郡至隋始改蘇州讚亦安得豫以居蘇名其子哉此可疑

者也譜言良之二十三世孫裕其父為憑祖為茂曾祖為鎮而李延壽南史則裕曾祖先禄大夫澄祖廣州刺史彭祖父吳國內史黨與譜皆不合譜言裕子永字景山而史以為永弟岱字譜言裕長子演無子岱弟暘一子融而史以為演有子緒暘有數子融第居五又皆不合其他官爵名字子姓與史傳齟齬者率類此此又可疑者也予固不能信史以詘譜亦未敢信譜以詘史也葢譜家之學從古難之矣以是休寧青山有張氏裔孫

義馭名履昇者方用修葺世譜為已任而又以自良以
來世遠無所徵信乃畧仍舊譜於前而獨詳休寧四大
支以存宗法遺意其先盖由吳江徙著者屢矣至三十
三世榮則遷休寧之嶺南三十五世閑遷漁灘三十八
世湯再遷山斗最後四十六世五九然後遷於青山其
地皆不越休寧於是以榮公為始遷嶺南之祖閑公為
始遷漁灘之祖湯公為始遷山斗之祖而五九公則為
青山之祖所謂四大支者昏娶卒葬必書有子無子必

書而青山其本支也則尤加詳惟謹予謂是譜有三善焉闕疑一也尊祖二也收族三也夫亦可以示子孫矣羲馭為人謙厚好行善於鄉里來賈吳門吳人皆推長者復能延吾友周子敉寧俾訓諸子思以文學大起其宗予觀張之先累世纓紱不絶號為新安閒家而羲馭事行又如此其繼繼承承昌熾殆未有艾也自今以始嵗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當在張氏矣

吳氏家傳序

延陵吳氏卒祖仲雍其後分散他之往往用功名文學著聲前史指不勝屈而留吳中者支分派衍視他氏尤盛其宗之簪纓冠蓋亦非他氏所敢望也顧吾友敬生先生自其尊甫以上再世潛德未燿而敬生父子又皆高材轗軻至今猶據皐比滯斗升之禄於庠序間識者咸為惋惜惟同産弟翼生釋褐邑令遠近推冠循吏方駸駸顯達於

朝於是敬生喟然曰此吾祖父積善之效也然其事行

久遠漸以湮沒散佚儻不筆之於册則後生奚述焉遂詮次其見聞所得者為傳若干篇將鋟諸版因書以示予曰某聞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某既用是為鑑今其詮次者具在吾子以為何如予發書讀之深歎其質而不俚詳而不蕪洵合禮所謂論譔其先祖之美者然則敬生之孝思夫豈易量也哉盖古者孝子慈孫之愛其親也生養殁哀猶未也為之合族以敬承之為之和洽其門內以順

適之為之立身勵志自成其名以顯揚之猶未也歿而為之行狀以上史官為之誌其墓以瘞於地中而昭示後世猶未也又為之詩若文以闡發其嘉言懿行以藏於家而勸戒其子姓凜凜焉時挹不明不仁之懼若遷固之作序傳韋孟之賦在鄒謝靈運之述祖德莫不皆然而敬生所詮次者則遷固比也予故不辭衰病而敢勉叙其梗槩云

沙氏族譜序

三代之時姓氏判而為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姓以別昏姻氏以明貴賤後世合姓與氏為一而言氏族者惟用地望以相夸詡此圖譜一局隋唐所以有專門之學也自譜學廢而先王大宗小宗之法蕩然無餘即禮所謂尊祖敬宗睦族之本意亦厪有知者加以遷徙之靡常貧富窮達之不一故雖大家巨室往往不詳其所自出或以始遷者為始祖或以仕宦於朝者為始祖如吾吳沙氏亦其一也沙故籍大梁其上世譜系已不復存

明初有太醫院使諱福一者其子景銘來居吳門之長洲再傳而至處士公讓遂以治生起其家率其子若孫卜築虎阜之左一時亭榭之幽花木之邃琴罍圖籍之雄賓從往還觴咏嘯歌之樂甲於吾郡賢士大夫如吳文定公文待詔唐解元陸尚寶袁提學之屬後先交歡於沙氏沙之衣冠文物於斯最盛其父老皆輕財仗義敦長者之行其羣從子弟皆讀書息業恂恂孝謹無衰馬蒱博遨嬉之過蓋大易所云積善之家是也當天啓

中周忠介公方被逮士民起而羣毆旗校處士五世孫舜臣以諸生抗論上官之前不撓不懼為有司所指目故尤以氣節著聞既入

本朝舜臣族孫衍中又首舉於鄉由是其族之地望幾與三吳諸巨室相頡頏是譜也創於經歷公綸闕疑徵信斷自院使父子始經歷則院使玄孫而處士之孫也其後又得經歷從孫懋德佐其役豪凡三易乃就迄今又百餘年矣派别益分子姓益以蕃衍舜臣之姪太學

生恒銓虞其久而渙且疏也復大合族人修之獨捐槖中金若干鏤版以行至於排纘事實採葺先世傳記誌銘之作則恒銓之姪雲起與有勞焉夫然後昭穆以明少長以叙歲時蜡臘賓祀讌酺之際斌斌秩秩俾院使後裔不致相視若塗之人然皆譜力也予再四周覽以為兩君子是舉能不失先王尊祖敬宗睦族之遺意其知所本也夫其猶合於禮也夫

汪氏族譜序

宗法之亡久矣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何謂祖別子始為大夫者是也何謂宗別子之適世世繼起為大夫者是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自世爵世禄之制廢而宗法始壊矣後之儒者亦欲講求而推行之而訖於不可得非宗法之難復也制度之變風俗之澆為之也古者大夫三廟又有采以處其子孫今之大宗降為編氓者多矣無廟也無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貴且顯者以歲時旅

薦於寢乎此不可行者一也古者族人異宫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器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往往爭銖金尺帛而至於怨憤詬鬬相戕殺者殆不知其幾也顧欲萃宗子與族人之衣服什器及其車馬賄財悉委諸公而無所私乎此不可行者二也古者絶族無施服然而所以重大宗者有加焉宗子死則族人為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雖大夫不之降今令甲無是也宗婦死則夫

雖母在為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父為之斬衰三年今令甲又無是也此不可行者三也故吾之譜吾族也不言宗非詘吾宗也悼宗法之不復而有大不得已者於此也此制度之變風俗之澆也抑孔子嘗有言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是故義非仁不立也仁非義不行也凡為吾父兄子弟者苟能知仁義尊親之說而使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賙吉凶患難相助伏臘膢蜡祭饗飲食相周旋如

此則雖不言宗而宗法寓其中矣

族譜後序

吾譜吾族而不言宗也抑有微意焉吾族繼始祖者為適子處士公處士公之適子顯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異姓子則大宗之絶者殆三百年矣繼高祖者為適子贈參政公參政公之適子贈刑部公刑部公之適子度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母弟廣州公廣州公官刑部乃謂兄弟不相為後久之而始以已之幼子為

之後則小宗幾絶而幸不至於絶者又數十年矣然則吾之不言宗也徼獨為宗法不可復也誠大不得已焉耳又吾仲搢九有言曰譜牒之廢也廢於貧且賤者什之三而廢於富且貴者什之七富者或恥其家之衰落則扳援大族而强附之貴者或傲焉忘其先世之遺澤而過慮族人之貧者覬覦其錙銖則惟恐遠之不速也夫富者既强附人之宗而貴者又思急遠其宗於是譜牒雖存而實亡矣信哉斯言凡為吾族者不可不深長

思也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吾故述諸譜末以
為父子兄弟鑑云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峯文鈔卷二十六

堯峯文鈔卷二十七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序四 共十一首

重刻高子遺書後序

右高先生遺書十有二卷幾亭陳氏所葺以行者也洊經兵燹版燬不存琬嘗購求其本踰歲始獲以示四方諸門人咸欣歎以為未及覩也有高生秠者字象姚來從琬游因語次告之曰先生是書決不湮沒者也盡謀

重鐫諸高生敬諾生葢先生之族曾孫也歸而傾槖中貲鳩工庀役有不足則鬻膏腴三十畝以佐之凡糜白金若干兩越若干日而始竣用以嘉惠後學其寓意至渥也歲之正月生復過琬門請為之序琬惟有明二百七十餘年之間賢士大夫以鉅儒碩望著稱於世者肩項相比其學術粹精議論醇正者前則薛文清而止耳後則先生而止耳顧兩先生俱罹宦豎之禍文清僅而得免而先生不幸竟蹈楚纍沉淵之遺蠋天降罪罟蟊

賊內訌此明社之所以遂屋而後之論者不免有人亡殄瘁之痛也琬自昔有志於學氣昏質駑訖今髮種種矣不能少加進焉少而聞先生之風壯而誦先生之書慨然想見其為人煜煜乎若日星之麗天也浩浩乎若江河之行地也峩峩乎若嵩岱之與兩間竝峙也譾劣如琬仰窺俯測豈能極先生高深之所詣哉方仰止景行之不暇其庸敢妄贊一詞以刻畫摹擬之乎姑承高生之請具述重鐫顛末以塞其意以慰四方學者欣歎

欲覩之情而琬又得以挂氏名於卷端竊自謂深幸云

具區志序

古揚州之境踰淮距海襟帶吳楚封域最廣而周禮職方氏所表為州之藪浸者曰具區曰五湖則皆指太湖一水而言與他州迥異何也東南雖號澤國而水之大者莫適於此湖故以太稱焉中流名山若洞庭東西若馬蹟者尤為諸峯之冠入乎其中即有平疇廣陌穹林聚落環湖而家者不勝算也仰焉而升高則巖壑之秀

麗雲霞之變幻皆在肴睫之間俯焉而矚遠則波濤之出沒沙禽水獸之上下高帆大檣之往來隱見皆在襟舄之下至於魚蝦之利橘柚李梅果實之珍蓮芡芋栗菰蒪之富甲於三吳為商賈所輻湊艫銜肩負絡繹而不絶加諸巨人長德名儒勝流與夫士女之卓犖老釋之奇詭爗史冊而煒彤管者後先相望名為湖山一隅而實則與都會比非小國寡民之所能幾也是誠不可以無志然而前之為書者出於草創往往畧焉未備最

後震澤一編猶不免乎依據叢雜捃摭絓漏於是東山翁子季霖奮曰士君子不出户庭知天下況吾生長其地而可使湮没不著哉乃慨然發凡起例上參山海經下究太史公酈道元以來諸書旁及圖經地記稗史别集之屬左右采獲積以歲月其或未悉者自山郵旅亭僧坊肆壁荒區野冢殘碑斷刻父老之所傳聞緇衲之所記憶邇則策杖以求遠則挐舟以訪搜别討論靡有缺遺既成示予予愛其典雅詳實成一家言遂應季霖

之命序而行之季霖博學知名家多藏書尤善五七言歌詩所交率當世賢士大夫其長固不盡於此書而此書亦非藉予言然後傳者也

吳逸民傳序

陳子均寧為人沈靜澹雅自少不汲汲於名利年未壯值明社既屋即棄諸生隱居東郊外婁江之上教授自給尤好著書凡三十餘年矣輯成吳逸民傳始仲雍訖金先生孝章共如干人葢以自寓其志云予惟逸民之

名原本論語而虞仲在焉按周初有兩虞仲一為太伯弟仲雍左傳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至今虞山上猶有虞仲墓見陸廣微吳地記是也一為仲雍後人史記謂武王滅商封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北吳是也孔子之所稱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太伯至德矣及

其詮次逸民則登夷齊凡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翦髮文身以順荆蠻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夷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荆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為貶辭與此又可疑者也夫未毀

齒之時即無日不背誦論語顧垂老而猶不得其觧予之專愚甚矣然而質疑問難皆後進所當盡心也均寧好學深思為吳中隱逸之冠其作此傳攟摭最博而去取最嚴發凡起例井然不苟必能講求孔子所以稱逸民之意庸敢述此說著諸卷端而求受教於均寧均寧其毋以老誖棄我

篆隷考異序

古今之制不同也古人之所食者俎豆而後世更之以

栝盂古人之所安者簟席而後世更之以榻椅古人之所聽者箾管琴瑟而後世更之以箏笛琵琶古人之書其器則簡策其字則大小篆籀文而後世更之以縑紙與夫隸分行草風俗日流於簡易而人心日趨於靡薄此其不同之故所由來也使後世有王者作必欲盡廢一時之制而大復乎古非不美且善也然徒足以驚駭觀聽而實不足以為治何則勢之積漸使然也今之學者乃區區守其一隅之見輒以小篆正隸文以大篆正

小篆予往往惑之度其詭異非遂返諸科斗結繩之世其譊譊者必不止嗟乎此曲士之所尚而通儒之所不許也顧其間猶有不可不辨者葢隸之視篆特小吏其點畫爾其於周官保氏六書之法未嘗相盭也自輓近以來承譌襲繆絶不知造字之原委於是競行俗字而六書之法遂亡始則市井有之而繼則學士大夫亦然矣始則私家簿籍有之而繼則經典詩文以訖章奏符牒之屬亦然矣小學之教不明而因循苟且者衆舉凡

儒林藝苑皆不免於漸染流俗宜乎世之曲士得奮其一隅之見以相詆訶也吾郡周子敎寧博學而文慨然有憂之作考異一書發凡起例悉原許慎李陽冰徐鉉三子每字必加折衷先舉隸文為主然後求之於篆而以俗字附焉上引六經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晰其是非至詳至細而亦未嘗有詭異之說故雖通儒不能難也韓退之謂凡為文辭宜畧識字若敎寧之學豈非識字之尤者與不必盡廢隸文而所為小學六書之教藉是

可以復相講明其有功於同文之治匪淺尠也予故序之以示學者采焉

畜德録序

易大畜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體玄默清虚猶天也艮山磅礴蔽虧若將藴天其中而有之者故有畜德象焉然而君子法之必多識言行者非徒以夸多為也蓋學者之所患惟在乎志之易靡也識之易昏也心之易窒而氣質之易入於佻且浮也志靡則

墮識昏則畀心窒則愚氣浮而質佻則流宕忘返其德之亡也久矣故必漸漬乎前言往行之中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期於深造自得而止夫然後靡者可立昏者可明窒者可通而佻且浮者可變化也是之謂畜德否則問學不徹其原而規規焉為耳目之所囿辭章之所錮此坐井闚天者耳非艮山所以上蘊乎天也若吾吳洞庭東山席君文輿平居以仁厚居心以澹泊養口體以輕財樂施周旋親故而安輯鄉里其於君子之德

亦既有其基矣顧又閉户好書家所積書數千卷每擇其尤切身心者手披口吟涵泳而師承之恍然有悟顧又以為未也遂徧蒐周秦以來迄於元明諸嘉言懿行凡二十卷名曰畜德録以便省覽雖久病牀簀間猶惓惓編次未嘗輙易其所好葢其為人也不靡不昏不窒不浮其於所畜何如也君旣歿將葬而其子獻臣出此録示予受讀旣訖喟然歎曰富矣哉此君子之所謂多識者也昔予嘗見宋儒所譔厚德録仕學規範及名臣

言行録諸書殆與此録相彷然其所編次類不越本朝諸賢未能若君之上下數千百年門腁部分最完且善也予先以有德有言許君後之讀此録者藉此以想見君之為人則予之說不其信矣夫他若君平生事實與夫家世生卒之詳悉見予所為誌銘中兹不復論祇論畜德録云獻臣名永劭君長子也為人甚文而淳謹有君遺風今且孜孜捘刊此録若惟恐君之氏名無傳於後者予聞之顯揚先人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

後世教也獻臣其近之矣故併附述以見為德者之有後如此

國朝詩選序

吾門孫子思九素以才學知名既發為舉業之文及其暇也復與知交以詩歌相贈荅尤多清麗逈拔風流韶令之詞固已為時賢所引重矣間又取

本朝士大夫及騷人墨客方外之徒之所作散見於世者彙而葺之以行其選既成攜於邱南示予予未暇寓

目也試問思九所以删存去留之意知其用唐開元大歴為宗則又告之曰古之為詩者問學必有所據依章法句法字法必有所師承無唐宋一也今且區唐之初盛中晩而四之繼又區唐與宋而二之何其與予所聞異也且宋詩未有不出於唐者也楊劉則學温李也歐陽永叔則學太白也蘇黄則學子美也子由文潛則學樂天也宋之與唐夫固若壎篪之相倡和而駏蛩之相周旋也審矣且吾子獨不見夫庖人乎均之肉也或切

之為胾或粉之為糒為脯或搗而暴之為脯烹之為羮其若精若麤若濡若乾之質不同也而味同其若酒若酏若糝若蓼若醯醢若桂薑所以佐之之味不同也而其為肉則又無不同一旦薦諸几席或嗜或否者何與此非肉之果有異也葢羣一坐之口與其齒舌為庖人之工拙所易故也詩道亦然善於選者其猶吳人之善為庖者也於以易學詩者之耳目導其心志而轉移其風氣皆在是矣洵如是也雖專宗唐之開元大歴可也

砥齋集序

砥齋集者華陰王子弘撰字無異之所作彙而刻諸京師者也王子既與予定交因出是集示予予讀至孫督師傳庭公傳往復數四輙為慨然以歎凄然以悲也前明崇禎之季中朝士大夫日夜分立門户以相攻訐至於國事之顛覆盜賊之蔓延中原秦楚之陸沉板蕩率棄置不復誰何先儒謂揚之水閔鄭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予於愍帝亦云當是時惟督師公慷慨任事

所撲滅流寇不可勝計而卒為宦寺之所搖撼政府之所把持不獲盡展其用以及於禍葢督師公死而明之大勢已不可為矣王子之為是傳也其采輯情事既詳且核加以叙次簡潔有法頗得太史公傳傅靳蒯成之遺意所以不朽督師公者不端有頼於王子乎王子故嘗以山史自號觀其學識如此信乎其近於史矣今

天子方詔修

太宗

世祖實録及前明史書逾年於此行且考求徵聘之典
網羅山林老成淹雅隐逸之士以廣儲其選使王子得
給筆札厠身玉堂之中發凡起例是是非非必不茍同
流俗雖以之争光日月不難而惜乎其布衣芒屩沉淪
諸生間而莫之為援也茍得一二鉅公出氣力以左右
之其所撰述豈止是哉王子多諳前明故實尤好鑒别
唐宋以來法書名畫平生為文甚夥其議論馳騁今古
悉有據依非茍作者於是顧謂予曰某將舍吾子西歸

矣吾子幸以一言序其文予既為之序則又慰留之曰吾方以史事望王子殆未可以西也盍姑弛槖少俟之

物外閒吟序

盈天地間無往而非物也畏塵喧者激而至於閉户自以為物外矣然而所嚦者家室所御者琴瑟書册几杖之屬皆物也厭軒冕者放而入於南山北山之阻盖自以為物外矣然而所聞者松風泉瀨鳥哢蟲號所覩者層崖飛瀑異花名藥與夫麕鹿之往來田夫釣叟方外之

徒之出入凡此又皆物也極之為達人之觀則吾之一身亦物也安所得物外而逃之是故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惟其隨所寓而安焉夫然後不物於物而能游乎萬物之外無錫華先生子嘉頎然長身為人耿介自好年未壯而與其室析屋孑然杜門者幾四十年今年壽七袠矣華髮漆鬢朱顏郁然有老屋數椽破書數千卷紙窻土壁煤幬塵榻意若自得者頗善飲酒酣輙發之為詩短章促節脫去唐宋人章句蹊徑蕭

踈遠寄味之别有異趣得若干卷署曰物外閒吟予讀而加愛慕焉倘所謂不物於物而游乎物之外者與先生少娶於周予門周子子瞻者先生之室之姪也數過邱南乞予一言為閒吟序予惟先生胷中浩浩焉落落焉如大虛空塵情妄念消滅殆盡俯仰天地古今視之與空華游雲野馬者不少異況於詩歌小技豈復以岧吟相矜若近世詩人之為乎然則先生之視萬物皆寓也其視此吟亦寓也耳目所觸偶焉託與而已世之人

相競以錢刀相軋以名位方十沉九浮碌碌風埃澒洞中彼安能知先生之高且曠我讀是吟者盍以吾言求之

洮浦集序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斯言誠是也然而古之作者其於道也莫不各有所得雖所見有淺深所從入者有彼此顧非是則其文章不能以傳雖傳亦不能及於久且遠自孔孟而下若莊騷若荀揚以訖於唐宋諸大家

未有不然者也而槩以小技斥之其可乎金沙曹惕咸先生亦近世聞道者之一也先生既釋褐與同年生張翰林天如友善其才名亦畧相伯仲而數為黨人所排仕宦不進歸而揵户謝客以著述自娛為學自六經諸史旁及稗官野乘天文地理爾雅本草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究繼又値甲申乙酉之變流離奔走感激憤懣悉見諸詩歌古文詞時而為太羹玄酒時而為火龍黼黻或如虎豹之炳蔚或如魚龍之變幻或如鏞鼓之宏

音或如箏笛之繁響或如吟蛩嘯狖之淒清或如蛇神牛鬼之詭怪即奇以為正化舊以為新如怨如怒如隱如排如莊語如寓言蓋其傷宗社之傾覆而慨身世之仳傀無所發攄不得已而姑寄諸此也可以使後之讀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矣顧猶自以為未至也於是取蒙莊華嚴兩書融而為一作南華泚筆若干卷上採諸子次援宗門諸語録其詞雄偉辨麗倘恍莫可究詰凡數千餘言如繭抽絲如車引泉原原本本悉叩其底裏而

出之不亦盡道之變而極文章之能事與昔賢謂文章與道同一關捩然則以文人視先生而疑先生不知道者夫已傎矣冢君持原琬之同門友也槖先生集見示堯峯山中屬琬為序琬捧覽數四自分文既非工而聞道又淺其於先生所作不啻河伯之遇海若望洋而走也為之傾仰其人者久之倘得列姓名於集首豈非幸哉

楊柳枝詞序

予按郭茂倩樂府有折楊柳詞凡四調其二為横吹曲則梁元帝有詩及古詞上馬不捉鞭五曲是也其一為相和歌瑟調曲則默默施行違一篇是也其一為清商西曲歌則月節折楊柳詞是也又有楊柳枝詞者白樂天尚書所製其詞皆咏楊柳本事詩云尚書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詞以託意曰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宣宗聞是曲問誰詞左右具以對因東使命取永豐坊兩株

植於禁中尚書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詞一章曰定知玄象今春後御宿光中添兩星其後乾符五年薛能為許州刺史令部妓少女作楊柳枝健舞復賦其詞為新聲楊柳枝詞本末如此又按樂天此詞自本事詩所載之外復有八首中間或云洛陽或云館娃錢塘蘇不盡為小蠻作劉夢得屬和亦然本事詩云云未可泥也今此卷倡和雖非專宗劉白然不可不知其緣起故録於卷端以示覽者有考焉

募修長洲縣學序

諸子興而聖人之道衰自司馬遷劉向父子以儒之一家與諸子竝列或為六或為九則儒者於是乎益輕延及後世佛老之學盛行彼之為害也狡諸子尤甚世之才且賢者則聞虛無性命之說而悅之其愚且頑者則溺福田利益報應之說而奔走信從之其波日決其燄日熾雖搢紳大夫學於聖人之道者亦不能卓卓自拔乎其閒而天下遂無儒矣是以如來三清之室廬徧滿

於名山大川鐘魚拜誦之聲日夜不絕若其殿閣之崔嵬梁棟之壯麗丹黝金碧之璀錯雖闕庭弗是過也而聖人之宫訖無過而問焉者彝倫之所以放失人心風俗之所以敗壞非是之故而誰咎與吾益不能無歎也吾蘇長洲學舍剏建於前明嘉靖而重修於萬歴之中葉類皆有碩德重臣與夫有司之良者出贖鍰捐官俸為邑人倡率見於學誌班班可考也及今將百五十年矣木朽而石泐殿堂两廡之間旁風上雨傾圮不支甚者

化為莱畦草徑有司莫之虞也教諭姚君訓導王君始進鄉進士陸子蔚文及諸生輩謀更新之估費當糜白金六千餘兩計無所出將徧求助於邑人而以序屬予予惟吳中名山如靈巖玄墓穹窿之屬凡為佛老雄踞者蹟其土木像設所費視此殆不下數倍矣然而徒黨之勾募都人士之施舍藉以成之甚易而獨於學舍往往攢眉援手有所甚難而不敢舉者何也豈吾道之與佛老勢固不能兩盛與抑如吾前之所歎者恒足為人

心風俗之累與廵撫佘公方奉
天子之命持節茲土諄諄欲以教養斯人為任度所施
設必自學挍始此搢紳大夫之所從出而民庶之所羣
屬耳目也移風易俗莫大乎此儻能首援嘉靖萬歴時
故例以倡率之則既有賢上官興之於上復有諸君子
應之於下才者奮愚者慕其潰於成也决矣而又何難
之足云吾故用是說為諸君子告請并告諸佘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峰文鈔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姚元烺

堯峯文鈔卷二十八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序五　共十一首

徐圃臣集序

先是嘉興徐君圃臣以所著書介其宗人崧之命予為序予老病惛忘忽忽不暇記憶也踰再歲崧之胥序甚急且言圃臣家貧好學日夜杜門孜孜撰述不倦至謝絶人事一切同里諸貴人俱不通往來而獨有慕於鈍

翁蓋松之稱述云爾閒嘗觀圅臣所次歷法視元郭守敬及回回大西洋諸歷畧相牴牾其論春秋春王正月義尤大異於諸儒予甚奇之而稍駭焉圅臣其殆長於數學者與顧予竊有疑也請以邵氏易數言之自子丑二會開闢以訖於巳其數凡六萬四千八百年而唐虞適居午會一萬八百年之半則前此已踰七萬年矣此七萬年中聖賢迭興所傳易卦圖本草經而外他書若三墳若八索若九丘悉皆湮沒不存其存者惟堯舜以

來三千餘年諸書爾然而尚書僅有二十八篇周禮又亡冬官儀禮散失尤多聖賢諸書猶不免於湮沒闕遺况為吾儕者方欲憊精勞神孜孜窮日夜以事撰述而動曰將為不朽計其果不朽乎自堯舜以訖於今其數尚在午末自是而未而申而酉更當三萬三千餘年其果能傳諸三萬三千年之久乎近世後生晚進喜於詆譏前賢以博名高其能保三萬三千年之人果異於今人乎果能盡讀吾書而深思吾意乎夫安知不大肆其

喙如今世者然也吾又何敢以藐焉易盡之身出其書與三萬三千年之人角而資其口實哉予故喜為古文詞者晚歲乃大悔之深憫圃臣之志類予往時而又疑其失計也雖然圃臣既長於數學得毋布算之逆揣其書决當大行於三萬三千年之久故遂孜孜役精神於此以求成一家言雖至垂老而猶不欲返與信如此也則圃臣之計未為失而予言誠謬甚矣圃臣其何以教我

王貽上詩集序

昔吳季子札聘魯魯人為之歌齊歎曰美哉泱泱大風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而說者又謂齊音敖辟而驕志何也予嘗誦齊詩自雞鳴已下凡十有一篇皆哀襄時之詩為多詩疏以為哀公政衰荒淫怠慢齊人變風始作然則所謂傲辟驕志者蓋謂變風也自太公以來四公時之正風不傳久矣意者子札其猶及見且聞之與故為咨嗟太息其美而思慕太公如此與孔子與子札同

時及其述詩而不録齊之正風獨存雞鳴以下十有一篇豈孔子所見不逮子札與予感之舊矣予友王子貽上世家濟南之新城新城故齊地也而貽上又工於詩其人博雅好古習知六藝之文往在京師時數相往還情乎予不能舉此以問貽上以辨正其所感也貽上之詩緒容而思深閒能自出新意縱横馳驟無所不可庶幾盡破其所謂傲辟驕志之習以進於正風者與使今世復有吳季子札宜何如爲貽上咨嗟太息其美與抑

使貽上得生孔子之世孔子豈能盡删其詩而不録與

然則貽上之所造可知矣吳在孔子世爲夸齒於於越

蠻荆之列故吳越荆楚之詩皆不入三百篇至魯成公

之七年始見於經自西漢以來然後吳之賢士大夫文

章功業遂卓然爭衡中國訖於今日號爲文物之地古

今時勢不同類如此也以予之才學在吳人中爲最陋

劣者然幸生子札之鄉雖不能爲詩而猶能知貽上之

詩竊欲自附於子札之美齊風貽上其許我乎貽上之

歸也嘗乞予為其詩序而予不暇以為今者休沐無事因道此以遺貽上且欲貽上為予辨正其所惑焉

王子底詩集序

予讀風雅諸詩未嘗不喟然而歎也以謂當成周之隆諸士大夫彬彬然習於文學其能詩也固宜至於田夫野叟婦人豎子知昏而質篤是皆不足與於詩矣而作者不絕何也蓋先王之教人以詩也為之國史以采之為之太師瞽矇以掌之為之舞蹈之節以形容之為之

鼗柷壎敔簫管琴瑟之器以宣播之自國學而訖於家
塾自飲射而訖於祈年蜡臘莫不有詩故雖田野婦豎
之衆一有所得舉能歌之成韻而述之成文夫誠深入
乎其中日夜觀感激發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後世閒
亦以詩取士而其所爭不過聲調所尚不過排偶固已
異於成周矣逮科舉之業既改而詩以益衰於是其才
且賢者亦嘗極精僃神以力求其工然取而觀之猶多
出於陵厲蹈襲之爲而不暇進及乎古豈非所教不存

焉故耶然則士生其時苟能自名一家以庶幾風雅之遺者可謂難矣嗟乎詩之為道自後世言之此特文藝之一節耳故上不以此為教下不以此為習然而先王之世往往采之國史掌之太師瞽矇薦之極於宗廟明堂而莫或敢廢學者又從而尊之為經抑何視詩之重如此與夫惟古之視詩甚重則以田野之衆而舉皆能之後之視詩漸輕雖有士大夫之才且賢者所以求之甚力而終於有不及此無他繫乎其教之者而已新城

王子子底與其弟貽上皆以能詩稱於京師可謂自名一家以庶幾風雅之遺者也予嘗序貽上之詩以為能變易齊風今觀子底所作尤幽閒澹肆極其性情之所之而夸然一歸於正使子底力為之不止又安有不及乎古者哉予蓋有感於世之輕視夫詩者故願與子底兄弟共起而勉焉至於詩教之所以興則非予三人者之所得與也子底盍姑俟之

灌園詩後序

李子武曽將諫灌園長水之上乃命其友文子與也為之圖京師士大夫聞之遂各賦詩以咏其事武曽輯成一卷而又命予為之序予惟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恒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為之其時為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為食力蠶以為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俛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

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遯世長往
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今武曾北
游者逾年枯槁憔瘁不獲已思得數畝之園灌之其謀
則誠善矣在易履之訟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
獨行願也顧武曾所遇之時若此方且車轍馬蹏奔走
衣食之不暇豈暇獨行其願也哉考諸是圖有室廬之
華有花木水石之勝又有琴尊朞矢朋從往還之樂夫
必待是而後長往度非武曾所能辦也武曾在京師落

落寡合平時相親善者惟吾輩三數人耳若予則又浮沉郎舍意不自適雖使具區區饘粥之資以稍慰安武曾而猶未之能繼況欲勉出氣力以助成其所願乎予幾不知爲武曾謀矣姑狥其命予之意而告以斯言云

吳道賢詩小序

毘陵吳生善畫而能詩其畫山水宗北宋而五言詩則出入中盛唐間既以其稾示予予告之曰鄭氏有言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

曉畫者寡矣予於是知詩道之通於畫也試以繪山水者論之李思訓王摩詰猶詩之有正宗也荊浩關仝董源李成猶李杜諸大家也范寬郭熙猶唐大歷以後諸接武者也郭恕先米元章之流往往於繩墨之外自出胷臆是為逸品其在韋柳之間乎唐詩之衰也自長慶始北宋之畫之衰也自宣和始長慶之言詩也率皆巧於命意工於措辭愈工愈巧以趨一時之風尚而詩於是乎始變矣惟畫亦然予雖不知生之畫顧猶能知其

詩其立言也簡其託興也長澹泊雋永庶幾乎韋柳之苗裔者也徽逸品殆不足以命之今生去游甌粵方且航劒津櫂武夷登幔亭壺公諸峯而訪古僊人之遺蹟江山名物所以助生者多矣生之詩若畫其尚可量哉予姑俟其歸也而叩之

綺里詩選序

陳后山有言詩欲其好則不能好子美之於詩竒常新陳無不好者后山可謂知子美矣雖然天下之物無竒

而非常也無新而非陳也求新於新求奇於奇牛鬼蛇神未足與言奇也裁雲鏤月未足與言新也采目前之景而道其意中之所欲發極流俗所刋落以為陳者常者一經子美出之而臭腐皆神奇平澹皆絢爛矣此其所得固宜超然絕出於新奇之上者也而豈後人之欲好者所能髣髴而頡頏哉虞升學詩始則兢兢持擇用清新爾雅為宗近乃雄邁縱恣捍脫羈束一惟子美之歸夫寧沾沾求好者比與吾故以此告之雖然學子美

有道方子美之獻賦而不遇也棲殘炙冷而不慙被褐跨驢偃蹇公卿間而不悔及其流離顛踣哀回奔走於東西川也采橡栗以代稻黍種萵苣摘蒼耳以當肥鱻退與田夫野叟爲伍而觴咏觥歌怡然自適雖有嚴鄭公李梓州之屬爲之主而不相黨緣附麗也惟其自守如此故其發諸詩者才力氣凫老而彌健舉世推爲大家今虞升以盛年困於諸生居平雅負高氣絶不能從俗俛仰由是才譽徧東南而所遇日窮生計亦日狼狽

舅氏侍郎公方負重望於
朝士大夫樂從虞升游者踵趾相錯也顧虞升杜門自
匿若恐以闗說造請累其舅者其真子美之徒與使益
之年而更加學焉雖欲自諱其詩之好不可得也

計甫草中州集序

信乎詩文之以好游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
出其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襍詩若干篇予受而
讀之而為之三歎也蓋甫草自春徂秋徧游大河之南

北其車轍馬跡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故其戈頭矢鏃陰燐遺骼往往雜出於頹垣野田荒煙蔓草之中見之恒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為道途逆旅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惻踰河涉洛遥望嵩山少室蘇門之暫秀其間長林修竹飛瀑清湍縣亘而不絶至於兔園鴈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嘷而鴟嘯雖欲問梁孝王之驕侈曹氏髙氏之雄豪意氣而眇乎逺矣則其為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悄而深

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胄下暨酒人俠客賣漿屠沽之徒韜名而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幸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覍可歌可涕則其為往來贈答宴飲别離諸作也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蔑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敝屣齊魯秦蜀荊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

游而益工則固千載已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縶官於此無由為名山大川千里之游以壯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才華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況敢遠望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固陋為甫草序此而不辭者何哉夫亦以志吾媿也

湘中草序

天之生才將以有為也既已生之矣而又斬刈困折俾

爲之而不底於成何也於是後之學者儻慌憤懣無所呼籲不得已而設爲天問天對無憀之辭反覆三致意於其中然猶未獲其解遂有謂天人之際漠然若不相涉者此柳子厚果蓏癰痔草木之說也及其甚也又有謂天之於人往往愛不肖而忌才故其所培毓者恒在妄庸無知之倫而其斬刈困折俾爲之而不底於成者則必歸於賢若智此孔孟所以皇皇而顏閔以下亦訖於短命也蓋即莊周氏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說而又

加詭激焉雖其言未合於正然知其出於無憀不得已者決也予友湯子卿謀自少以才見稱當前明之季其年甫弱冠即用詩古文屈其輩行至於老師宿儒悉折節下之而卿謀已不幸夭死矣夫使卿謀不死必能得志取功名以自暴其畜積而振燿於一世即使志不得功與名不偶而或僅享下中之壽鍵户著書亦必能深造精微卓卓然追逐古人於千載之上而顧何以不幸如此也則所謂天者是已豈天之好惡喜怒果與物類

相反耶豈物之有才者果不可出其長以爭巧拙成敗於天而勝之耶一何不免於忌才有如前説云云者也予滋慼焉卿謀為徐子公肅外舅既版行其遺集而尤子展成宋子既庭皆卿謀故人也復從而序之且命予繼其後予素知卿謀之才者也其敢默然已乎

苑西集序

昔者興王之致治也莫不有左右心膂之臣仰備啟沃而次之則以文章為黼黻治平之具如皐陶之賡歌於

虞周文公名康公尹吉甫之屬作風雅頌諸詩於成康之世皆是也前明萬歷後士習益陋斯文寖以衰薾自

我

世祖定鼎以來文治聿興於是聲教所被作者不可勝計時則若太倉吳祭酒偉業宛平王文貞公崇簡合肥龔端毅公鼎孳以文學倡導於前然後鴻儒碩士望風

繼起訖於今

上在御益加網羅海内英雋彬彬蔚蔚鱗次麕集於

朝廷之上大之發為詔誥小之散為詩歌繪繡錯施韶濩並作往往媲美前古其間尤魁然傑出亟為天子所廸簡而稱賞者則惟澹人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器識溫茂才思敏捷問學淹洽既足以結主知歷輿望葢十餘年於此當其入爆禁廷也諸凡宮闕苑囿之壯麗天球琬琰內府之珍奇法書名畫周彝漢鼎四庫之祕玩皆所饜聞而飫見及其出扈蹕也馳驅乎長楊羽獵之場翶翔乎宣曲巡

游之地東謁孔林南探禹穴至於平沙廣漠崇巖窮壑
我
太祖
太宗發祥之址與夫金戈鐵騎百戰創業之區皆所跋
涉而導從於以恢拓其耳目而發越其撫時懷古慷慨
壯烈之思宏篇短章間見層出上應
御制下與士大夫更唱迭和宜乎其登作者之堂而獨
為

天子所亟賞也迺者請告杜門編次箧衍所弃十之一二名曰苑西集離為十二卷以示琬豐而不失諸靡約而不失諸促和平爾雅而絶不為鉤章棘句之習雍雍乎有搢紳正笏臺閣氣象焉昔元遺山論金源之文以為宇文吳蔡諸人非不可謂豪傑之士然皆宋儒之仕於金者故大定明昌間文派斷自蔡正甫党竹谿趙閒閒始琬論

本朝詩文亦然前所云若太倉若宛平合肥數公雖或

為文雄或為詩伯亦皆前明之遺老也後之學者而欲
求
清興五十年之間文章正傳非先生輩其誰歸琬之立
說如此以俟異時采詩者論定可也

使琉球錄序

使琉球錄若干卷中山沿革志又若干卷吾舟次奉使
時作也舟次在翰林既以
特簡出持使者節聲名播於屬國踰年返命

天子徵其沿道撰録諸書遂繕此進

御亦既藏諸金匱石室矣及其請急歸里四方士大夫

索觀者甚夥舟次乃鋟之於梓而屬予序之予觀成周

之制行人使適四方則必述其山川形勢之要禮俗政

治與其語言風土物產之宜凡為五書以獻俾天子周

知天下之故諸如小史外史之所掌土訓誦訓之所道

皆是物也然考職方輿地自王畿訖於若鎮若藩其服

惟九則行人所記亦當不越九服之内未嘗有遠及海

外為象胥所不及知鞮鞻氏所不及與而能加意撰録如此書者也琉球自明初以來始奉正朔守職貢歲時往返不絶既入

本朝不懈益虔顧後先為王人者往往跋涉狂波颶浪之中黽悸神駭延歷旬時甫至其國神魄未定率皆苟且從事不暇從容為書間有作者又多樂道怪奇承襲譌謬直等於郢書燕説耳異時議禮之家載筆之臣猝然有所尋訪而訖無以徵信雖道里土風猶不得附見

簡牘之末況其世次之大者乎舟次丰度之俊偉才識之敏決文章議論之壯麗方為屬國所愛畏故有言必以誠告有事必以實應宜其為此書也其搜輯也備其据依也詳上之可作輶軒之指南次之可備史家之筆削最下亦可為四方士大夫考異聞述荒怪之一助惜乎周禮五書湮沒不傳於後世以予度之殆未能遽勝舟次之作也抑予聞皇皇者華之遣使臣也其詞雖繁而大約命之諏謀詢度以上報天子今舟次之諏詢者

可謂至矣此書成而不愧王人之職矣

雄雉齋選集序

江都顧子書宣介薛生孝穆過予邸南出示所作詩三百餘篇予雅聞顧子年雖少所交多名公鉅儒下筆言語妙天下而於詩尤工讀之終卷見其在予宗人蛟門比部齋中所唱𭋟者及其擬張文昌體祭蛟門者為之掩卷喟然曰蛟門之視顧子其殆如韓退之之於孟東野歐陽永叔之於梅聖俞乎昔退之為孟生詩也稱其

有咸池之音繼又欲低頭下拜以雲自比以龍比東野冀其追逐於四方上下間而永叔稱聖俞亦然甚且推為詩老而自以為不能望其惓惓慕好如此故當其會合則以詩相遺言别則以詩相慰至於閒濶之既久則感時觸物又莫不以詩相問勞筆墨未燥流傳四方至今存之集中為詩人所誦説若𢾺門罷官以來閉户養疴之日多而宴集談笑之日寡至僣顧子唱和又加寡焉逮其論詩也相與講貫討論磨礲淬厲者不深造古

人堂户不止惜乎聚合無幾時而蛟門竟坐憂恚愀然失志以歿今而後顧子年力益壯學識益博材氣亦益老著述方富當有數倍於此卷者顧蛟門則不及見矣春之日秋之夕飲酒長吟欲和而能唱者誰與欲唱而能和者又誰與得毋有感慨欷歔如所謂不復鼓琴者乎此予所以歎也予自顧譾劣其習詩學也不專異時所見不逮蛟門遠甚蛟門序顧子詩既以爲恢奇奥衍盤礴不羈而又推知其用意之深且廣遺言猶在識精

而論公與韓歐陽之稱孟梅無異顧子其可以自信矣

讕劣如予又何能別措一詞哉

堯峯文鈔卷二十八